

大家早上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今天接著四念處，昨天我們講到觀心無常，今天是第四個觀法無我。我們還是以江味農老居士他在《金剛經講義》的註解，我們來學習。

四念處，第四個「觀法無我」。這個法就是一切萬事萬物，心法、色法統統包括在裡面，在我們現前這一切法當中無我。佛為什麼要講一個無我？如果我們沒有我的執著，那佛講無我就沒有必要，沒有意義。所以講一個無我，就是破除我們執著一個我的錯誤觀念。我們首先要把這個法，這個法是一切萬法，一切萬法就是萬事萬物，我們心理，精神的方面，物質的方面，佛經就用法這個字做一個總的代名詞。一切萬法，你眼睛看得到的，耳能聽得到的，鼻嗅香，舌嘗味，身覺觸，意知法，統統都包括在裡面。我的意思是主宰跟支配。我們可以主宰的，可以支配的，可以擁有的，這個才能真正說是我。如果我們主宰不了、支配不了，我們也得不到，這個就不能說我。好像我們這個身體，這個是我的身體，當然我可以控制它，我可以去支配它。但事實上，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它。如果可以控制，誰都不願意老、不願意生病、不願意死。如果是我可以主宰，那我叫這個身體永遠不要老，永遠不要生病，永遠不死，這樣才叫有我。但現在事實怎麼樣？沒辦法，我們不想老，它偏偏老，不想生病，它偏偏會生病，不想死，還得要死，一點辦法都沒有，很無可奈何。所以佛就跟我們講，我們現在這個情況無我，我們這個身體是在所有萬法當中的一個。我們的身體都做不了主，我們這個身外之物，就是我所有的這一切，那更沒有主宰，你也得不到它。

昨天我們講三心不可得，這裡要補充昨天三心不可得一點，就是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這裡要補充說明一點。因為講這個《般若經》，自古以來，自從宋朝以後講的法師就比較少。《般若經》不太敢講，為什麼？怕講錯了，給聽眾造成誤會、造成誤解，這個問題就嚴重了。造成什麼誤解？著空。我們一般人著有，執著一個有。把《般若經》的意思聽錯了，變成去著空了。最嚴重的就是斷滅空。空，什麼都沒有，像現在講的無神論，什麼都沒有，斷滅。什麼都沒有、不可得，那也不用斷惡修善，也不用做好事，因為都不可得，就怕產生這個誤解。所以我們昨天講的那個不可得，也不可得。你如果執著一個空，你還是有得，你得一個不可得。所以那個不可得也不可得，一空到底，那才是般若真正的意思。這個大家要聽清楚，這個錯下一個字的轉語，就要墮五百世野狐身，這不是開玩笑的。一個關鍵字錯了，大家學錯了，那我這個因果就大了，恐怕不只五百世，恐怕五千世、五萬世，那個問題嚴重。所以這個不好講，所以人家乾脆不要講。

但是江味農老居士，在《金剛經講義》也特別提到這個，他說現在修行都怕談般若，淺談般若。淺就是輕描淡寫的講一下，很淺顯的，帶一下，淺談；怕談，就是根本都不敢去談，不敢去講般若這個事情。江老居士在《講義》也跟我們講，其實這個也不正確，因為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，沒有般若就不是佛法。古大德又跟我們講，寧願著有如須彌山，也不可以著空如芥菜子。可見得，你著了空，比著有問題更嚴重。著有，他還會去做一些事情，斷惡修善。但是著空，什麼都沒有，他幹什麼事情都可以，反正都沒有。做好人，還不是一樣，做壞人，還不是一樣，那我為什麼一定要做好人？為什麼一定要做好事？我現在幹一些壞事，先來享受享受，反正到最後都空。這個觀念叫斷滅見，在古代印度就有，人死了如燈

滅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哪有什麼六道輪迴，他不相信，不相信輪迴，不相信因果，著空，斷滅空，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。他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，殺父殺母，他都幹得出來，五逆十惡都幹得出來，那造極重的惡業，果報都在阿鼻地獄。

另外一種常見，就是說人死了還是再來做人，那條狗死了還是做狗，那條豬死了還是做豬，那條牛死了還是做牛，牛永遠是牛，狗永遠是狗，豬永遠是豬，人永遠是人，他承認有這個輪迴，但是不會變的，這個也錯了。不一定的，看你造什麼業，那也是錯誤的。所以過去有一些人，幹一些壞事，被抓去判死刑，他就覺得說沒有什麼關係，我死了，二十年後，我又是一條好漢。那就是執著常見。二十年後又是好漢嗎？恐怕變一條狗。六道輪轉，互相變換，事實上是六道輪迴。所以我們老和尚也講，「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」。所以我們昨天講三心不可得，你要真會了，不可得也不可得。

佛講這個《金剛經》，其實江老居士他把歷朝歷代所有註解《金剛經》的都蒐集了，可以說集《金剛經》註解的大成。你不講般若，你不能深入佛法，你在佛法修學上得不到法喜，而且效果有差，所以這個也不能避開不談，還是要談。但是江老居士講，談要圓談，要深談，要面面觀，你才不至於有偏差，不至於有錯誤。這個我們必定要知道。所以這個《金剛經》，其實佛也是怕我們墮到空裡面去，所以他就勸我們要發願，滅度無量無邊眾生，胎卵濕化眾生統統要度他們入無餘涅槃，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又說，持戒修福，對這個經能夠生起信心清淨，當知是人，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

一部《金剛經》它不墮空，不是說像我們昨天聽，如果誤會了，都不可得。不可得，什麼都不要做了，飯也不要吃了，不都一樣嗎？都不可得。紅燈跟綠燈一樣，開義師現在開車，紅燈就當作綠燈走，不可得，反正撞到了也不可得，能行嗎？這不是天下大亂嗎

？這個意思不能錯會。那個不可得就是你不要去執著，但是你在這個事相上，你還是要遵照這個事相的一個自然法則去做，你不可以顯得跟人家不一樣，怪怪的。你看《金剛經》怎麼發起的？佛一般講經，有一些經，像《無量壽經》，他放光動地，然後發覺，佛怎麼放光，請問佛什麼原因，然後佛再把這個原因說出來，講了一部經。《金剛經》沒有放光動地，他是什麼？佛每一天都要去城裡托鉢（好像這個城裡托鉢，是出家人他就是托鉢）。這個意思引申就是所有的，包括在家居士，他每一天為了生活都要去工作謀生，要懂這個意思。出家人他沒有做營利事業，他是教學，所以他每天為了吃，他還是每天要出去，除了生病，別人可以托給你。就像我們世間人工作，你天天要上班，你要有一份工作來謀生，你生病了，當然要放假，佛弟子也是這樣。托鉢完了，回來之後怎麼樣？去城裡面，在都市裡面、城裡面去托鉢，回來吃過飯，然後洗腳，就像我們回來要洗身體、洗澡。洗好之後，心收一收，打坐。很平常，跟一般出家人沒有什麼兩樣。被須菩提看出來，世尊的般若智慧都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。就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這一切點點滴滴顯露無遺，被須菩提看出來，所以這個經須菩提來啟請的，佛才講一部《金剛經》。

他一開始就是示現給我們看，跟一般人生活沒有兩樣。其實佛他金剛不壞身，他可以不用吃，但是他來到這個世間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壞世間相」。他也可以不要吃，他也可以住在這裡，跟我們現在在一起，活了三千多年，他也可以這樣，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都知道。但是佛在哪個地區、哪個世界，那個眾生的各種情況，他一定是跟他一樣，這個叫佛法在世間，不壞世間相。在哪個地區，他一定跟他們一樣。這個地區、這個時代的人壽命多長，他也差不多是那個壽命，他也會生病，他也需要吃飯。他不是示現一個從來

不生病，然後他也不用吃飯的。那這些眾生還敢去學嗎？不敢，我們跟你不一樣，你可以做得到，我們做不到，大家信心都沒有了。示現跟我們一樣，我們就有信心，跟我們一樣，你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佛到極樂世界去，到華藏世界，當然他就不一樣，因為那邊的人大家都是以禪悅為食。如果你在那邊再弄個三餐、五餐，那不是人家看了也很奇怪，又跟人家不一樣？所以他到哪個世界、哪個地區，一定是恆順那個世界，不會去壞那個世間相。所以那個不可得，大家不要錯會意思！不可得，什麼都不要做，飯也不要吃了，洗澡也不用洗，不可得，不能錯會。你照常要這樣做，但是你做的當中，你不可得，這樣就對了。好像佛天天要去托鉢，但他心沒有罣礙，沒有罣礙就不可得。我們天天在讀《心經》，沒有罣礙，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」，就沒有了。我們現在為什麼有恐怖顛倒妄想？得，把你心那個得，你要看破放下，那你就跟觀自在一樣，得大解脫、大自在。所以這個我們要深究。

所以蕩益大師跟我們講，五夏專精戒律，不是說只有在戒律方面，戒律要深入，這個四念處也要同步的深入，你才能學到真正的佛法。所以蕩益大師不但是我們淨宗九祖，他也是當代的律師，他以《占察經》占到清淨輪相，他得了比丘戒，他是明末清初一代的律師。我們近代，民國初年，弘一律師對他非常尊崇。

這些道理，我們都必定要了解。三心不可得，我們要常常觀心無常，就是從這個三心我們要常常去面面觀，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。特別我們出家人在五觀堂，天天念，「三心未了，滴水難消」，我常常記得這句話。我們出家人接受居士的供養，過去心、現在心、未來心皆不可得，我們還沒有了，沒有明了，就吃了人家一滴水都很難消化，這個都有帳目，有帳目。如果三心了了，石頭來吃都

會化掉。可見得，這是一個關鍵，觀心無常。從《金剛經》三心不可得去觀心無常是最直接的，現在又有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幫助我們深入。

所以那個不可得也是不可得，一空到底。我們每天做《三時繫念》大家都有念懺悔偈，後面都有個四弘誓願，第一願就是什麼？

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《金剛經》要講的就是這個。為什麼發這個願？就怕你落到空裡面去。空，什麼都沒有，那度什麼眾生？佛預防你墮空的，先把你墮空的這個堵起來，叫你先去度眾生。度眾生，有，有眾生可以度，但是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你要去度眾生，但是實際上沒有眾生可以度。沒有眾生可以得度，你要不斷的去度眾生。你從這個法相，有眾生得度是法相，無眾生可以度，是叫我們法相跟非法相都不執著，不要落在二邊。我們現在凡夫就是說，一個有，一個空，你給他講空，他就執著這個空，講有，他就執著這個有，他總是要執著一邊。《金剛經》跟你講，叫你二邊都不能執著，那就對了。所以般若不好講的地方也是在這個地方，就是你在有當中，你去看破那個空；在空當中，你要建立有，空就是一法不立。

我們老和尚講了兩句話是最好的一個寫照，「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」。因果不空就有，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是一不是二。你不要給它分成二邊，它是一體的。就是在這個有當中，看到它的空；空當中，顯出這個有。好像我們電視機一樣，電視螢幕是空，就是因為它是空，才能現出有。好像這個房子如果沒有空空的，你能進來嗎？塞得滿滿的，你能走得進來嗎？為什麼有這些星球的存在？因為有太空。從這個物相，我們可以體會到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；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。有是從空顯出來的，空也是從有顯出來，你沒有一個有，哪來一個空，對不對？所以空有它是一，不是二。

大家好好從這個地方去體會，你不能偏到一邊去，偏到一邊就錯了。它空有是有當中有空，不是什麼都沒有了那個空，這個一點都不能錯會，錯會了，那就失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這個我們要很細心去體會。所以你看電視螢幕，它如果沒有空，它怎麼能顯那個相？你用報紙把它貼得滿滿的，它那裡顯得出來？顯不出來，它一定要空。所以有是從空來的，空顯示有，有也顯示空，空有不二，這個就是佛法。

我們今天講這個觀法無我，一切萬法沒有主宰、沒有支配，這個是我們現前的情況。這個我，我們來看看《金剛經講義》，這句是「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」，這是《金剛經》講的四相。無，在這個字「無」，沒有我，沒有人，沒有眾生，沒有壽者。我們來看註解：「是故者，承上起下。蓋欲釋成無法名菩薩之故，乃申明佛說一切法無我之理也。佛說一切法無我人眾壽。當知眾生之見，無非分別。分別便有能所對待。約能見言，便是我；約所見言，便是人；能所之見差別叢生，是為眾生。此約橫言也」，橫的方面來講。「能所之見，繼續不斷，是為壽者。此約豎言也。」我們先看到這一段。

前面，是故是承上起下，是承接上面經文下來的。下面是給我們解釋無法名菩薩，就是無四相才能叫菩薩這個緣故，也申明佛說一切法無我的道理。佛說一切法無我人眾生壽者。「當知眾生之見，無非分別」。我們眾生就是一個分別、一個執著。有分別，便有能所對待。對待，我們現在講，對立。世間人講，我們人都活在相對的世界，相對論。那個相對論就是一個能、一個所，相對。那這個相對的從哪裡來？從分別來的，分別。所以你一有分別，便有能所對待，這個對立就出來了，有能有所，有我、有人、有他對待。

「約能見言，便是我」。我是什麼？現在我能夠見的，我能夠去見

，這個是我。我能夠體會的，我能做的，我能享受的，這個就是能見。我能夠聽到、我能夠見到、我能夠做的、我能夠享受的，這個就是我，這個叫能見。能夠見的，便是我。「約所見言，便是人」。

。我現在我站在這裡，我能見，我能見到你們。那你們在我眼中就是什麼？所見。所見是什麼？所見便是人。所以這個我能見的，是我相；所見的是對立的，我所見到的世間相。所見到的，「能所之見差別叢生，是為眾生」。能見所見的，差別很多，千差萬別。萬事萬物這一切，宇宙萬有這一切，我們能見所見的這一切那麼多，差別叢生，是為眾生。這個差別叢生，我們現代的話講，宇宙萬有，萬事萬物，這個就是眾生相出來了。

「此約橫言」，橫言就是說，廣的方面來講，有我有人，有這一切山河大地，種種的，這是約橫言，橫的來講。「能所之見，繼續不斷」，我能見，我所見的，這個見解、這個看法繼續不斷，我們從來沒有停過，這個能所對立，這些知見、見解繼續不斷，「是為壽者，此約豎言也」。我們從無始劫以來，從來沒斷的，這個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，從來沒斷的，從來沒斷就叫壽者相，此約豎言也。橫言空間，這個橫是空間，十方，空間。這個豎是三世，時間，壽者是講時間。一個是講空間，橫是空間，豎是時間，叫壽者相，合起來就是整個時空，三世十方，整個時空。

我們接著看下面的《講義》：「分別妄心，多不勝數。以能所橫豎收之，罄無不盡。」我們分別這個妄心是多得沒有辦法去數，我們數也數不清的。但是我們以能所橫豎，能見所見，橫的豎的，空間時間，收是給它包含起來，收就是給它收在一起，以能所橫豎收起來；罄無不盡，都不出這個範圍。我們這個分別妄心再多，也不出能所橫豎這個範圍。也就是說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都是這個範圍，所以罄無不盡。



「本經所以於種種見種種相中，獨舉此四為言也」。佛講經說法，他總是抓住一個綱領來講，不然要講的太多了、太多了。講得太多、太複雜，我們理不出一個頭緒，聽眾他也聽得糊里糊塗。所以佛講經就是善巧方便，一個主要重點給我們說出來。本經所以於種種見種種相中，這個見跟相很多，單獨舉此四為言也。為什麼單獨只有舉出這四種？因為這四種一舉起來，都包含在裡面，能所橫豎，統統包含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講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這個四種，就是這個道理。講了這個四種，所有都包括了，都包含在裡面。

「然分別起於著我」，為什麼會起分別？分別也是起於執著一個我起來的。「故開之為四」，你把它展開來說明，就是這四種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分開來說。合起來講，「合之則惟一我見而已」。這四種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你給它合起來，給它濃縮起來講，那只有一個我見，合之則惟一我見而已。這四種就從我見分出來的。下面講的是重點，「殊不知一切法本來無我，無差別也。」一切法沒有自體。我們也常常用這個來比喻，你說這個是毛巾，它自己會說我是毛巾嗎？我們現在叫它是毛巾，我們說這條是毛巾，這怎麼建立的？從我，我去給它設立的，我就從分別來的。我們給它分別，這個是毛巾，這個顏色是黃色的。它自己會說，我是黃色的嗎？它會不會講，我是黃色的，我叫毛巾？大家懂不懂這個意思。它有沒有我？它沒有。這個問題出在哪裡？出在我們那個心，我們人去給它分別，去給它設定。它沒有，你擺在那裡，它也不叫毛巾，它也不會說我是。這個就叫分別。分別進一步，執著，那問題就大了。所以你真的會了，知道這個無我，你就沒有煩惱。所以這個一切法無我。一切法本來無我，無差別，它沒有差別的。境界它沒有差別，差別是起於我們在分別執著那個心

。那個境界它也不會說，我是長的，我是短的，我是黑的、白的，好的、不好的，青的、黃的，沒有，它沒有，這一切都是我們分別心出來的。

所以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一切法，本來就無我，無差別也。佛在經上講的種種名詞，讓我們去體會這個意思。我們大家都讀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經題「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」。如果你知道這個一切法本來無我無差別，那就是經題什麼？就平等了！沒有差別就平等了，是不是？我們《無量壽經》念得那麼多了，我們有沒有去體會這個意思，什麼叫平等？一切法本來無我無差別，就平等了。它本來就平等，境界本來就平等，清淨平等，重點我們要去覺，我們要覺悟，要明白這個道理。境界它沒有差別，沒有差別它就是平等的。境界它也沒有好、沒有壞，沒有長、沒有短，沒有是、沒有非，也沒有青黃赤白，它沒有這些，所以境界是平等的。這些都從我們的分別心起來的，我們人分別見解去給它設立的。

「此佛說句，含義甚多」。所以說，佛說這句經文包含的意義甚多，很多。江老居士在這裡給我們註解，「當作兩種讀法以明之」。這段經文，應當作兩種讀法來給我們說明。第一個，「說字斷句」。斷句，就到這裡是一句，佛說。這個是說這個字是斷句。下面是佛所說的，「謂一切法無我之理，為佛所說也」。一切法無我，這個道理是佛為我們大家所說的。「凡一切法，皆是緣會則生，生即無生。蓋所謂生者，不過緣會之幻相耳。安有實法。故曰生即無生」。我們天天在念《三時繫念》，都有念，「悟則生滅皆無生，迷則無生皆生滅」，就這一段，有沒有？我們不是每天在念嗎？我們念了半天，到底有沒有搞懂？我們生還是生，無生還是無生，我們還是搞不懂，所以我們要這些註解來幫助我們。我們畢竟不像

六祖那樣的根性，一聽就馬上頓悟成佛。頓不了，我們用漸的總可以，我們來漸悟。

所以為什麼說一切法無我？你要講個道理，你道理講不通，那這個不成立。「凡一切法，皆是緣會則生」。這一切法怎麼生出來？緣會，就是因緣聚會它就生了。大家有沒有體會這個緣會則生這個道理？因緣，就是各種條件，它聚會起來，那就生出這些現象出來。我們今天坐在這裡，我們今天坐在這一會，這也是生。我們為什麼會搞在一起？這個當中說來話長，對不對？你一直給它追，是不是各種因緣湊合起來，我們坐在這裡，是不是這樣？本來我是只有來一天，現在變七百年，這怎麼搞的？緣會則生。老和尚他要息災，硬要我把一些行程取消，然後通知各地方大家來共襄盛舉，就這樣的因緣，護國息災的因緣，我們生了這個法會。

你再從一個例子當中，你去以此類推，舉一反三的去類推，你哪一樁事情不是緣會則生？我們從早到晚，你每一樁事情都是緣聚緣散、緣聚緣散。好，我們現在八點到九點，這段時間緣會了，會就相會在一起，這個生了，是不是？我們這個學習，《金剛經講義》這一會生了。等一下時間到了，怎麼樣？散了，散了就各走各的，對不對？那你仔細想一想，我們從早到晚不都是這樣嗎？你哪一樁事情離開這個？緣聚緣散，緣聚緣散，一下聚，一下散，一下聚，一下散。你有固定在一個地方的嗎？你固定在一個地方還是緣聚緣散，它只是一個時間的長短而已，還是緣聚緣散。所以就是因為這個道理，緣會則生，所以生當中它就是無生，它只是一個緣的聚會生出來這個相。但是當它生出這個相當中，實際上它是無生，如果沒有這些因緣，它不會生出這個現象。所以「生即無生」，生滅皆無生。你覺悟之後，你看到這些生滅，這個生滅當中有個不生滅的，你看到了。「悟則生滅皆無生，迷則無生皆生滅」，就是這樣

，這個道理。

「蓋所謂生者，不過緣會之幻相耳。安有實法。故曰生即無生」。蓋是一個語助詞，所謂生者，不過是緣會之幻相，你因緣聚會產生這個幻相出來。安有實法，哪裡有一個實際上你可以得到的？沒有。等一下時間到了，這個緣散就沒了，你抓不住的，沒有一個實法。安有實法，沒有一個實法。所以基於這個現象，才說生即無生，正當生當中就是無生。「此佛常宣說者也」，這個道理是佛常常在宣說的。當我們看這個註解，也要注意它這個用詞，常宣說。常宣說就是什麼？常常重複的在講。常常宣說，常常重複的講，為什麼要常常重複講，常常宣說？什麼道理？因為很重要，很重要！所以要不斷的重複，不斷的提醒，怕我們忘記了，所以常宣說者也。

你體會到「生即無生，那有我人差別乎。當知凡有我人差別者，病在凡夫之取著。一切法中，安有此事。故前云：若心取相，則為著我人眾壽也。若其不取，則無能無所，一相不生矣。然則菩薩曰我當滅度眾生，便是取著六度之法。使我人對待，四相宛然。此凡夫耳。豈名菩薩。故有法名為菩薩，決無此理。」這是跟我們講什麼叫菩薩，真正菩薩，他的條件是什麼。所以生即無生，哪有我人差別？本來這一切，生即無生，哪裡會有我跟人這樣的差別。為什麼現在有差別？「當知凡有我人差別者，病在凡夫之取著」。我們現在問題出在一個取，一個著。取就是你要去得到他、你要去控制他、你要去佔有他，執著這是我的，取跟著。實際上，一切法我們能取能著嗎？實際上我們也無法取得，你也執著不到它，你也佔有不了它，這個著就是佔有。我們昨天講這個三心不可得，你得不到它的。

在得不到這個當中，我們一個錯誤的念頭，想要取，想要著，

得不到想要去得到，問題出在這個執著。「一切法中，安有此事」。一切法當中，沒有這個事情。「故前云：若心取相」，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。「若其不取，則無能無所，一相不生矣」。如果我們不取，你不取這個相，這個能所它就沒有了。這個能所就是我們去取那個相，認為有我有人，實際上它是平等的，沒有，實際上是沒有。在沒有當中，我們起了妄念，認為是有，去執著。我們錯就是錯在這個地方，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地方，我們要細心來體會。我們現在就是取相，取了這個相。你取了相，你就起了執著，著了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若其不取，則無能無所，一相不生矣。我們現在學《般若經》，學觀法無我，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，你不要取相。但是什麼叫不要取相？《金剛經》講的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我們現在學，就是學這個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。你不取相，你自然就如如不動，你也不要刻意，我不取相，然後要怎麼讓自己如如不動，不需要。你只要不取於相，就自然如如不動。那我們現在為什麼動得這麼厲害？你取了相。我們就是心隨相轉，我們現在凡夫就是這樣。我們現在學，就是學一個不取於相，不要取著。你要不取著，我們不是上根的人，不是佛這麼一講，我們就不取了。因為我們不是上根的人，所以要廣學。夏蓮居老居士講，「廣學原為深入」。要廣泛的來學習，廣學原來是為了幫助我們深入的，一門深入。所以我們要講得多一點、要學習多一點，幫助我們把取相執著慢慢的減輕、淡化了，到最後做到不取於相。

「然則菩薩曰我當滅度眾生，便是取著六度之法。使我人對待，四相宛然。此凡夫耳。豈名菩薩。故有法名為菩薩，決無此理。」這段是跟我們講，菩薩講我當滅度眾生，菩薩修六度萬行，要度無量無邊眾生，讓眾生得到滅度。菩薩這樣便是取著六度之法，為什麼說取著？我能夠度，你們是我所度的，這個就取著。我度你們

，著了，四相就出來了。我能度，你們是我所度的，是人相；接下來，這些差別就是眾生相；這個念頭不斷，叫做壽者相，你的見解不斷，叫壽者相。這樣不是菩薩，「使我人對待，四相宛然，此凡夫耳」，就是凡夫，不是菩薩，不是真的菩薩。菩薩要滅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這句通了，那就全通了。你要去度無量無邊眾生，但是實際上沒有眾生得滅度，就是沒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你每一天在度眾生，實無眾生得度者，你這樣才能夠入般若，才是真正佛法。如果不這樣，為什麼叫凡夫，大家知道嗎？如果有眾生，我度了很多，那些人都是我度的，那就增長什麼？增長我慢。那我能度，你是被我所度，這個就有高下差別，不平等。我比你高，你是被我度的，那我相有沒有出來？你還差我一等，你是被我度的，我比你高。是不是人我高下之分就出來了，不平等了，那不是凡夫是什麼？

所以，你修六度，不能取著。比如說六度，我們現在凡夫總是會著，著了，你修得再怎麼大，都是六道的有漏福報，修得比較好是人天福報。比如說我們布施，我們拿錢，我是能夠拿錢的，我們布施給哪一個，那是我所布施的對象，能所就出來了。我布施多少給他，我布施多少給這個道場，我能布施的，他是我所布施的，對立了。有這麼一個相，就不平等了。這個當中問題煩惱就很多了。為什麼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我們常常有這個念頭：我常常布施供養這個道場，這個道場為什麼沒有對我特別好一點？我現在看到護法都是這樣，那些大護法都這樣。大護法，你可不能得罪，你對他可不能得罪，得罪，不護持了。這些大護法，要多聽聽《金剛經》，四相宛然，你修布施，使我人對待，錢我拿的，你們要聽我的，對不對？他著了相，那是凡夫。你雖然修布施，你要修布施度，但是我們凡夫，你修的還是人天福報，修的好一點是人天福報，其實人

天福報還不一定。如果你有貢高我慢這個心，爭強好勝的心去修布施，還不是人天福報，是什麼？阿修羅。阿修羅的特性是什麼，大家知道？鬥爭、好勝、好強，比你強。這樣的心態去布施，當然不是菩薩，是阿修羅。阿修羅修得好的，有天道阿修羅，人道也有阿修羅，畜生道也有，鬼道也有；修要成佛的，變成阿修羅去了。我們舉一個布施，持戒、忍辱統統是同樣的道理，你著了這個相，很容易就變阿修羅了。

戒律持得精嚴，那你看到不持戒的，你就瞧不起他，我戒律比你精嚴，我相、人相，是不是這樣？你看到那個不持戒律的，你就輕視他。我經聽得很多，我懂得比你多，你都沒有聽經，你都不懂，我聽得比你多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又出來了。我參禪，你們都沒有參過，你不懂得什麼叫禪，我能參禪，你們都不懂得參禪，我比你強。所以蕩益大師在《寒笈集》講，參禪、聽經、持戒，還有修福，做大護法，他說修到最後去當什麼？不是當菩薩，是當阿修羅，就變這樣。所以這個般若不能不講，這個差別很大。同樣是這樣修，結果不一樣。為什麼不一樣？你用的心態不一樣，結果就不一樣。所以你要修人天福報，還不能用爭強好勝、貢高我慢的心去修福，這樣才能得人天福報。為什麼他只得人天福報？他還有四相沒破，還有我能夠布施，還有個我所布施的心，像一般世間善人這樣。但是他要做到純善，沒有貢高我慢，五戒十善這樣的心修，可以得人天福報。你要超越三界，你一定要離四相。同樣修布施，修六度，事相上一樣，一樣是做這些事情，事相上沒有兩樣，但是用心不一樣，他的果報不一樣，結果不一樣。